

将军烧坊传

曾扬柳
宇柳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将军烧坊传

曾杨
宇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将军烧坊传/杨柳, 曾宇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411-2930-8

I. ①将… II. ①杨… ②曾…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231 号

JIANGJUNSHAOFANGZHUAN

将军烧坊传

杨 柳 曾 宇 著

出品人 黄立新
责任编辑 张庆宁 (zqn621@sohu.com)
贺 树 (156364808@qq.com)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喻 辉
装帧设计 张 妮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5
字 数 92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930-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作者简介

- ◆杨柳 男，1965年2月生，重庆市潼南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中国酒道研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四川省酒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
- ◆杨柳先生长期致力于区域经济、产业集群、中国酒业营销及中华民族酒文化的研究，历任《四川财贸经济》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华夏酒报全国糖酒交易会专刊》主编、全国酒类消费争议商品检测中心主任、《西南商报》总编辑、四川省新闻中心副主任、《名酒世界》总编辑，先后编辑出版《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名牌战略》《财贸之星》《中国历代赋酒诗词鉴赏》《中国名酒鉴赏》《中国少数民族酒文化》等图书10余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主研8项省、部级课题并多次获奖。策划“中国十大最具增长潜力白酒品牌”、“中国最大白酒原酒基地”、“中国生态食品建设基地”、“中国传统白酒原酒生产基地”、“四川八大原酒企业”等重大项目，并产生较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目录

第一回〇〇一

潼关传捷报 论酒话前尘

第二回〇一〇

商雒遇贵人 王泗初长成

第三回〇一六

国难当头危 泗儿入师门

第四回〇二二

崇祯血洗天龙坊 侠女飞骑救王泗

第五回〇二九

闯王派使劝敬轩 王泗妙计现奇功

第六回〇三四

王泗巧借长春道 敬轩被激再举事

第七回〇三九

巧施调包计 智取绵州城

第八回〇四五

绵州救孤女 怪病袭义军

第九回〇五一

寻神医巧获龙涎水 走飞骑奇袭襄阳城

第十回〇五六

功高招人忌 君臣生嫌隙

第十一回〇六一

终得玉髓报家仇 解甲归田只为酒

第十二回〇六八

碧血洒红尘 丹心照汗青

附：天龙烧坊大事年表〇七五



第一回 潼关传捷报 论酒话前尘

秋日的北京城，风劲沙狂。这日，通往兵部尚书府的官道上鼓乐喧天，一队快马飞驰而来，骑马人身着驿官服饰，手持铜锣，为首者一路高呼：“洪将军潼关大捷，闯贼兵败啰……”他每吆喝一声，其余人就锣鼓齐鸣，以壮声势。

临街的酒楼上，一个年约五旬的老者和几个青年团团围坐，听到捷报声，那几个青年炸开了锅，一窝蜂拥向窗边，望着报捷马队，议论纷纷。

“好威风啊！”

“洪将军这下可立了大功了。等他班师回朝，圣上定会重重有赏。”

年纪最轻的少年笑道：“说起来洪将军此次大捷，咱们天龙烧坊也有功劳哦！”

“是啊是啊！”众人一齐拍手赞同。

天龙烧坊世代为皇家御用酿酒坊，这一代的坊主卓风自二十五岁在泰山赛酒会一举夺得“酒魁”称号以来，已连续五届成为“酒魁”，当真算得上酿酒业的泰山北斗。此次洪承畴出兵，崇祯赐酒壮行，所赐之酒正是天龙烧坊酿造的酒。

听到徒弟们的话，卓风笑道：“哪里谈得上什么功劳，只盼望从此天下太平，过几天安稳日子就好了！”

忽听角落里有人冷笑：“天下太平？嘿嘿，嘿嘿！”语气阴阳怪气，带着说不出的轻蔑之意。

众人怒目望去，只见冷笑的是一个中年书生，面容清瘦，双眉斜飞入鬓，颌下三缕长须，倒颇有几分仙风道骨。

小师弟吴长风最为心直口快，当下便喝问：“什么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中年书生看也不看吴长风，继续冷笑道：“这个洪承畴么，倒是威风得紧，嘿嘿，打自己人原是他的拿手好戏！”

吴长风大怒：“什么自己人？那闯贼起兵造反，你竟敢说他是自己人，你，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书生也不动怒，只是说道：“十一年中，清兵四次入塞，三次直逼北京城下，这大明的江山，早已风雨飘摇，你想天下太平？做梦去吧！”

这个中年书生说着要被诛灭九族的话语，竟然面不改色，众人从没见过这等不怕死的人，一时不禁呆了。

卓风见此人疯疯癫癫，忙喝住吴长风，一行人继续吃饭。这时，楼梯声响，一个太监服饰的人走了上来，看到卓风，就呵呵笑道：“我就知道在这‘醉月楼’上，必然能找到卓大师！”

卓风笑道：“这里的太白肉和桂花鱼，老夫是几天不吃就想念得紧。张公公，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

那张公公道：“特意来找卓大师的，下月初五田妃娘娘寿辰，圣上要遍请百官，大宴十日，这天龙烧坊的美酒，可得准备好了。”

二徒弟贺刚笑道：“公公放心，莫说十日，就是百日酒宴的酒，库中都备得有，绝不会扫了圣上和各位大人的兴。”天龙烧坊的贮酒库，正是由贺刚负责掌管。

张公公笑道：“那就好，咱家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

张公公离开后，卓风吩咐贺刚道：“眼下又取得了潼关大捷，只怕圣上龙颜大悦，宴会时间还会延长，咱们金库中的珍藏酒也拿一部分出来吧。”原来天龙烧坊的酒库，按五行排列，金库中所藏的皆是三十年以上陈酿，轻易不得饮用。

贺刚正要答应，又听那中年书生说道：“可惜啊可惜，三十年的老酒，却被谄媚之士拿来奉承无耻之徒！”

卓风涵养再好，也忍不住怒道：“哪里来的疯子。竟敢对天龙烧坊无礼！”

众弟子早就不满那中年书生，见师傅发怒，当下老三张清远老四叶飞同时跃出，朝中年书生抓去，刚抓住中年书生衣衫，两人忽觉一股大力推来，不禁噤噤连退数步。

“三师弟四师弟且慢，我来会会他。”大弟子陈岱岳自幼习武，看出那中年书生身怀武艺，当下拦住两个师弟，与中年书生交起手来。

陈岱岳平时为人谦和，众人都是第一次见他与人动手，但见两团人影倏分倏合，伴着碗碟碎裂之声，一时间也看不出谁占了上风。

激战中忽听楼下吆喝之声，原来店家见动起了手，早就通报了官府，那书生虚晃一招，将陈岱岳逼退一步，便欲破窗而出。

陈岱岳喝道：“哪里跑！”呼地一掌直捣书生面门，未等招数使老，手肘下沉，手腕一翻，扣向脉门。这招变幻莫测，书生来不及抵挡，百忙中身形疾退，只听“哧”的一声，衣袖被扯下一块，露出手臂上一块暗青色胎记。

“砰！”却是卓风突然一个踉跄，撞到了椅子。

陈岱岳以为师傅遭了暗算，顾不得再战，退回去扶住卓风，问道：“师傅您怎么了？”

却见卓风脸色大变，说道：“快，快拦住他！”

那中年书生早已跃出窗外，不见踪影。

卓风长叹一声，带领众徒弟离开。回到天龙烧坊，卓风仍是眉头深锁，心事重重，陈岱岳说道：“师傅，那人是个疯子，不必与他一般见识。”

卓风不答，沉思良久，仿佛下了决心，对众徒弟道：“有些事也应该让你们知道了，且随我到滴仙阁来。”

“滴仙阁！”众人惊呼出声，原来这滴仙阁珍藏有许多珍奇美酒，平日戒备森严，跟随卓风时间最长的陈岱岳和贺刚，也不过进去过三五次。至于其他人，别说没有进去，就连滴仙阁位于哪里都不知道。今日突然召集他们齐入滴仙阁，众人惊喜之余，也隐隐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一行人随着卓风来到书房，卓风卷起一幅《饮中八仙图》，只见图后的墙壁上镶嵌着一个铜环，卓风使劲一拉，隆隆声响，书案下裂开了一个洞口，隐约见到一条通道。

卓风点燃火把，带头钻了进去，众人随他鱼贯而入，下了几十级台阶之后，却是一条窄长的地道，借着火光，可见地面是以不同颜色的方砖铺成。

卓风吩咐道：“你们且跟紧了我，我踏在哪块砖上，你们也踏哪块，否则引发机关，咱们谁也活不了。”

众人大气不敢出，紧盯着卓风脚步，生怕踏错一步。这几十米通道，众人足足走了半炷香工夫。

通道尽头，是一扇铜钉大门，那门上足有十多把铜锁，陈岱岳小声解释道：“这些锁有的可以开启大门，有的则通向炸药机关，如果想强行破门而入，必然引发机关，就算拿到了钥匙，如果不知道正确的开启方法，一样会粉身碎骨。”

说话间，大门已缓缓开启。只见室内一个空旷的大厅，四壁凿出很多格子，左右两边的墙上，分别写着“人”字、“地”字，而正前方的墙壁上则写着“天”字。

众人进入这里，都显得很兴奋，吴长风更是手舞足蹈，在大厅里转来转去，一时间不知从哪里看起。

卓风本来满腹心事，看到众人的样子，也不禁展颜一笑，顺手从“地”字格中

拿出一瓶酒，说道：“你们来看这胭脂醉。”

只见那酒液盛于羊脂玉瓶中，酒色清冽，却有一抹嫣红流转，叶飞道：“这酒也好看，这名字也取得好，你们看那一缕红色，可不就像女孩儿家白净的脸上淡淡地扑了点胭脂么？”

卓风道：“这酒是用天山雪莲的花露酿成，那雪莲花百年一开，极是难得。我当年用了三坛七十年的女儿红，才向天山派掌门人换得这一小瓶。”

贺刚笑道：“这酒固然稀奇，不过终究过于香艳了些，不适合我们男子汉喝。”

卓风从“人”字格中拿出一个皮质酒囊，笑道：“若说男儿饮用之酒，你们且看这个。”说着拔下酒塞，一股清冽的酒香顿时冲喷而出，众人深吸一口气，齐声赞道：“好烈的酒！”

“不错，这酒的特异之处正在于一个‘烈’字。”卓风说道，“这是祁连山下游牧民族所酿的‘瀚海魂’，那里到了冬天，冷得可以让人的血都冻成冰，当地人就靠这种烈酒御寒。而这瓶酒因在此处放了多年，已变得醇和了些了，当初口感更为浓烈。”

一面说，一面又取出一瓶酒，倒在翡翠杯中，递给吴长风：“我且考考你，这是什么酒。”

吴长风一看杯子，就笑道：“青旗沽酒趁梨花。师傅用这翡翠杯盛的，自然是梨花酒了。”

然而当他将杯子凑近鼻端，笑容顿消，深深吸了口气，凝神良久，又饮了一小口，细细品尝，又闭目回味半晌，方说：“奇怪啊奇怪！”

卓风问道：“奇在何处？”

吴长风道：“梨花酒中最上品，莫过于苏州‘福盛坊’所酿，然而那酒虽然醇和，但在梨子发酵过程中难免有一丝涩味，且梨花酒毕竟属于果酒，比之烧酒，其香略显单薄。但今天这酒，厚重浓烈，而且竟然绝无涩味，偏偏又带有梨花酒独有的清香，弟子当真不明白了。”

卓风点头道：“你能品出这些，已是非常不错了。这却不是梨花酒，名为梨花烧春，是用山东莱阳的香梨果汁，经过八蒸八酿而成，与普通梨花酒大有区别。那莱阳香梨，一年只产得数十斤，所酿的梨花烧春都是作为贡酒，流落民间的少之又少，也难怪你们不知道。”

谈谈说说，已走到“天”字格前，陈岱岳道：“我虽然来过几次，却也没有见识过天字美酒，想那‘地’字、‘人’字格中的酒，已是稀世珍品，还有什么能够超越它们呢？”

众人心中皆有此疑问，眼巴巴看着“天”字格，只见那里只有三个格子，呈品

字形排列。

卓风先从左下方一格中取出一个坛子，那只是个普通的土陶坛子，甚不起眼，比起羊脂玉瓶、夜光杯等自然差得远了。卓风道：“这坛酒，却是我天龙烧坊开山祖师云大师亲手所酿，当年云大师就是凭着这‘天龙春’在赛酒会上夺魁，创下天龙烧坊。”

吴长风笑道：“说起来咱们酒库中数千坛酒，都是这坛酒的子孙后代呢，呵呵，这酒爷爷、酒祖宗，自然该在‘天’字号了。”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

卓风又从天龙春旁边一格取出一瓶酒，酒瓶是普通的白瓷瓶，上面题有一首诗，众人凑近细看，只见写的是：

小筑渐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尘坐谈兵。
去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贺刚念道，“写这首诗的，定是位忧国忧民之士。”

“不错。”卓风道，“这首诗，是戚大将军亲笔所题。”

“戚大将军！”

众人口中的“戚大将军”乃是抗倭将领戚继光，他一生镇守海疆，抗击倭寇，保一方平安，深受百姓敬仰。一提起他，众人都肃然起敬。

卓风道：“戚大将军戎马一生，治军严谨，竟没有安稳享乐的时候，他生怕误了军情，平时滴酒不沾，嘉靖四十二年，戚家军海卫、仙游、王仓坪、蔡丕岭四战皆捷，斩倭两万余众，大将军一时高兴，这才摆宴饮酒。但他即使在庆功宴上，仍然不忘职责所在，所以在瓶上题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一诗。这瓶酒虽然只是寻常烧酒，但含了将军一片忠义丹心，当不当放入‘天’字格中？”

“当放！”众人齐声应道。

卓风点点头，道：“先前我们所看的酒，或原料稀少，或出身不凡，或蕴涵传奇，但说到酒质，这‘天’字第一格中的佳酿才是当之无愧的好酒。”

众人都伸长了脖子，看着卓风缓缓揭开“天”字第一格的幕布，然后齐齐发出“啊”的一声，又是失望，又是惊奇。

那格子中空空如也。

细心的贺刚却发现那格子背壁刻着字迹，当下凑近细看，念道：“玉髓！”

“玉髓！”念着这个名字，卓风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似乎这两个字本身就有什么魔力，“我天龙烧坊自云大师以来，历代酿酒师皆浸淫酒道，不断历练，嘉靖年间，终于出了一位奇人欧阳煜，他在历代祖师的基础上，青出于蓝，酿出一坛绝世美酒来。”

“就是玉髓么？”叶飞问道。

“嗯。”卓风点头，“相传玉髓开坛之日，大半个北京城都闻到香味，那时正是深秋，酒香竟然引得南飞的大雁飞回，绕着天龙烧坊徘徊，三日不曾离去，由此，玉髓又得名‘雁回头’。”

众人遥想玉髓风采，悠然神往。过了一会儿，陈岱岳问道：“师傅，这玉髓如此神奇，为何我们从没有听说过呢？”

卓风道：“今天带你们到这里，正是想告诉你们这事——

“事情得从二十多年前泰昌年间说起。那时为师还在天龙烧坊跟随师傅杜远山学艺，我们师兄弟三个，大师兄张昭，二师兄王飞。二师兄和我都一心一意随师傅学艺，大师兄文武双全，志不在酿酒，加入了东林党，跟随副都御史杨涟。

“那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权，弄得天怒人怨，多亏东林党人与之坚决斗争，才算维持了一分朝纲清正。我们也为大师兄高兴，以为他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直到天启五年，杨涟因为弹劾魏忠贤而被诬陷，惨死狱中，大师兄也从此失踪，不久之后一天深夜，他突然来到天龙烧坊，并告诉我们一个大秘密。”

“什么秘密？”几个徒弟一齐问。

卓风叹了口气，道：“大师兄言道，皇上是非不分，任用阉党，残害忠良，杨涟遇难后，他的部下歃血为盟，誓为杨大人报仇，他们，他们要刺杀皇上！”

“那岂不是谋反吗？”一向稳重的贺刚也不禁惊呼出声。

卓风苦笑道：“何尝不是呢？而且大师兄想出的计划也是匪夷所思，他打算以玉髓接近圣上，伺机行刺。他此番前来，就是请求师傅传他玉髓的酿造方法。师傅自然不肯答应，争执之下，大师兄竟然动手强抢记载有酿酒方法的《玉髓谱》。我们师徒三人凭借滴仙阁中机关，与他尽力周旋，但终究让他抢走了半部《玉髓谱》，而师傅也身受重伤，当天夜里就去世了。”

回忆起当年师徒反目的惨剧，卓风神色黯然，沉默了一会儿才接着说：“师傅临终前，将剩下的半部《玉髓谱》交给二师兄，让他隐名埋姓，远走他乡。也幸亏这样，之后大师兄多次或明或暗来取那半部酒谱，都一无所获。”

叶飞问道：“师傅，何不报告官府，将这个叛徒缉拿呢？”

卓风一脸郑重：“圣上素来多疑，如果知道我天龙烧坊与东林党人有瓜葛，只怕大祸临头，所以今天在这里所说的一切，你们绝对不可以泄露一个字。出了这滴



“嗯。”卓风点头，“相传玉髓开坛之日，大半个北京城都闻到香味，那时正是深秋，酒香竟然引得南飞的大雁飞回，绕着天龙烧坊徘徊，三日不曾离去，由此，玉髓又得名‘雁回头’。”

仙阁，就连‘东林党’三字也切不可提起。你们可记住了？”

“是！”众弟子躬身领命。

陈岱岳道：“师傅，《玉髓谱》一分为二，那玉髓的酿造方法也就失传了？”

卓风道：“二师兄携书离开后，为了防备大师兄，一直不敢与天龙烧坊联系。直到不久之前，我们得到消息，大师兄已经病逝，二师兄这才找到我，原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隐居在陕北，开了家酿酒作坊。我们本来商量好，二师兄举家迁回京城，我们两师兄弟穷后半辈子精力，把《玉髓谱》补充完整，也可告慰师傅在天之灵。”

陈岱岳恍然道：“难怪师傅最近特别高兴，原来是有了二师伯消息。”

卓风道：“我原以为大师兄一死，就再无后顾之忧，却不料，唉，刚才在醉月楼遇到的中年人，你们可知他是谁？”

吴长风撇撇嘴：“一个狂徒而已，谁知道他是哪个！”

卓风苦笑道：“他却是张昭的亲弟弟张子渊！”

“啊！”众人吃了一惊。

卓风道：“多年不见，他相貌虽然改变，但手臂上的胎记却没有变，岱岳扯下他的袖子，我看到了那胎记，他此次进京，不知又有什么图谋。”

贺刚道：“师傅不必忧心，我们小心提防，也就是了。”

卓风道：“我告诉你们这事，正是要大家以后行事多加小心。你们二师伯不久就会带着半部《玉髓谱》来，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唉，说起来潼关一战，二师兄家乡沦为战场，也不知道他是否平安，让人好生挂念。”

陈岱岳道：“师傅放心，二师伯吉人天相，定会平安无事的。”

就在师徒密谈之际，紫禁城中却是一片歌舞升平，当今天子崇祯帝正沉浸在潼关大捷的喜悦之中，李自成兵败，犹如拔去了他心头一根尖刺，现在他只觉得浑身轻松，以为自己果然是真龙天子，天威无穷了。

正在得意之时，太监来报：“启禀万岁，何将军求见。”

崇祯大喜：“快宣！”

这何将军名叫何雄，官封四品护卫，是崇祯的心腹。多年来一直遍走天下，替崇祯寻访长生不老之方，如今突然求见，莫不是双喜临门，长生不老药有了着落？

脚步声响起，何雄已来至殿内，跪拜道：“卑职何雄，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崇祯道：“免礼，平身。”

何雄却不起身，说道：“恭喜圣上，托赖圣上洪福，卑职终于不负圣望，找到长生不老之方。”

崇祯大喜：“你且平身，细细道来。”

何雄又叩了个头，才站起身来，说道：“卑职几年来踏遍名山大川，寻访灵药，那日在东海之滨，遇到一桩奇事。

“卑职到达那里之时，正遇到当地几个渔民打鱼归来，他们在海上遇到鲨鱼，死了七八个人，尸体被咬得肢体不全，十分恐怖。然而他们的家人却似乎并不悲伤，只是抬着那些尸体，放到村北，焚香祷告之后就离去了。卑职好奇之下，向村民打探，原来他们是在请求张大仙将那些死去的人复活。卑职便躲在一边，暗中监视那些尸体。到了三更时分，闻到异香扑鼻，一位仙人飞来，向那些尸体口中塞了些东西，那些尸体就、就活转过来了，而且身上一点伤也没有。”

崇祯惊道：“竟有此事！”

何雄道：“若不是亲眼所见，卑职也万万不敢相信。后来卑职经过打探，才知道那张大仙是天医星下凡。圣上您想，他能将死人复活，要长生不老岂不是轻而易举？”

崇祯喜道：“那么这个张仙人现在何处？”

何雄道：“卑职罪该万死，请不动张仙人……”见崇祯脸色沉了下去，忙道，“不过皇上要见张仙人，自有办法。只请圣上于每日子时，在承乾宫焚香祷告，七七四十九日之后，仙人自会来临。那时求得灵药，皇上千秋万载，永继大统！”

崇祯哈哈大笑。深宫之中，却也能听到从远远的东方，不时地传过来隆隆炮声，好像夏天的闷雷一样在天际滚动。那是在通州的运河西岸，官兵与清兵烽烟正起。

第二回

商雒遇贵人 王泗初长成

商雒丛山绵延百里，午后，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给幽深的密林印上斑驳的光线，厚厚的落叶铺盖了林间小径，偶尔，远处传来一两声猿啼，更显得山林分外安静。

就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中，却有一老一少跋涉而来，那老人左肩不断渗出鲜血，受伤甚重，少年一手扶着老人，一手挥舞镰刀，辟开拦路的虬枝。行了一段路，少年大喜道：“爹，前面有个山洞，我们去那里休息。”

那山洞倒也宽敞干燥，少年将父亲安置好，检视他肩上伤口，只见一个箭头陷入肉中，整个肩头已被鲜血染红了。

少年急道：“这可怎么成，爹，要不我出山去找个大夫？”

老人叹气道：“这场仗一打，方圆几百里内，莫说大夫，恐怕活人都找不到几个。”

少年知道父亲说的是实情，情急之下，眼泪夺眶而出。

老人笑道：“泗儿，爹爹已是风烛残年，多活一天少活一天又有什么要紧，只是一件事，你天资聪颖，爹这一身技艺也都传给了你，你无论如何，也要将《玉髓谱》归还师门，以后跟着你卓师叔，爹也就放心了。”

原来这老人正是当年携书隐居的王飞，他和儿子王泗带《玉髓谱》进京，却在豫陕边境遇到乱兵，中了流矢，这才逃到丛山之中。

当下父子二人就在山洞之中住了下来，以野果干粮充饥，王泗又找到些草药，虽然药效不佳，却也避免伤口进一步恶化。

这天，王泗出去寻找草药，他忧心父亲伤势，不知不觉间越走越远，过了一岭，只见古柏森森，掩着一道山坳，山坳后隐隐传出一阵琴声。王泗一愣，心下琢磨：这荒僻之处，居然有人在此弹琴，莫不是什么隐士高人，也许能够治得我爹的伤？

想到这里，忙寻声找去。走出十余丈，只见一株大树下一个男子盘膝而坐，正自弹奏。王泗虽不懂音律，也能感觉这曲子慷慨激昂，令人热血沸腾。

但见那抚琴之人年约三旬，剑眉星目，气度不凡，一身白衣纤尘不染，王泗被他气势所慑，一时倒不敢冒昧打扰。正踌躇间，忽听一阵咆哮，一只吊睛白额大虎从树后闪出，扑向抚琴男子。

那人临危不乱，就地一滚。老虎行动何等迅捷！一扑不中，当即纵身再上，眼见那人危急，王泗无暇多想，将手中镰刀掷向老虎，正中它的后背，老虎吃痛之下，狂性大发，不顾那抚琴男人，向着王泗扑过来。

王泗转身就逃，却哪里跑得过猛虎。千钧一发之际，忽听弓弦声响，不知从哪儿飞出三支短箭，箭箭命中老虎咽喉要害，老虎悲嘶几声，轰然倒地。

王泗死里逃生，脚一软，跌倒在地上，只觉得浑身瘫软，半分力气也使不上来。那抚琴男子却已恢复了镇定，走过来扶住王泗，笑容温和：“小兄弟，多谢你。你没事吧？”

王泗喘息方定，茫然道：“这老虎，怎么？”

忽听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林中钻出一位手持弓箭的红衣女郎，径直走到死虎面前，用力地踢了虎尸几脚，边踢边骂：“死大虫，臭大虫，居然敢伤我大哥！”她声音清脆，面目如画，薄怒微嗔之时，嘴角仍带着盈盈笑意，王泗一生之中，从未见过这等美貌女子，一时不由呆了。

抚琴男子笑道：“红妹别闹了，快来谢过这位小兄弟的救命之恩。”

女郎眼波一转，打量着王泗，扑哧笑道：“小兄弟，就你这三脚猫功夫，也敢学人家行侠仗义？”

男子忙道：“红妹，不得无礼！”

王泗见那女郎一笑，眼睛眯成月牙形，唇角露出两个酒窝，说不出的可爱，对她话中的嘲笑之意，也丝毫不觉生气，笑道：“当时情况危急，我也没想那么多，倒叫姑娘见笑了。”

男子道：“兄弟你小小年纪，就能够不顾自己安危相救他人，这才是真正的侠义之人。红妹胡言乱语，兄弟你别介意。”

女郎笑道：“我跟这小兄弟逗着玩呢，你救了我大哥，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在这荒山之中啊？”

当下王泗便告诉他们如何遇上乱兵，父亲如何受伤，如何进山躲避。男子听后，



只见一株大树下一个男子盘膝而坐，正自弹奏。王泗虽不懂音律，也能感觉这曲子慷慨激昂，令人热血沸腾。